

## 五彩池

第786期

## 巷子里的小蔬菜店

◎ 耿艳菊

老太太不会用手机付账，哆哆嗦嗦，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，没找到钱。她这才想起来，出门时换了衣裳，钱装在另一件衣裳的口袋里。老太太不好意思地把豆腐递给老板。

老板故作生气状，说：“大娘，您可别，您还不了解我的脾气，一块豆腐，不用放在心上，先拿回去吃。”说完，他搀着老太太，送她过了马路。天暗，那边路有点滑。

老板回到蔬菜店，刚站定，一个小伙子进来了，提着一盒点心。他把点心推到老板面前，说：“刘大哥，亲戚从老家带来的，您尝尝。”

我这才知道小蔬菜店的老板姓刘。小伙子是来还菜钱的。昨天，他从刘老板这里买了很多菜，付款时发现手机没电了，而家里又等着这些菜招待亲戚，一时间又尴尬又为难。刘老板摆摆手，觉得这有啥呀，菜拿走，啥时候来买菜的时候再顺便给不就得了，小事一桩。

这些，我是从他们的对话中听明白的。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道谢，老板说：“下着雨，没必要特意来一趟，还给我带点心，我得谢谢你咧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小蔬菜店。小区旁边的超市还没有开业，平常买菜很不方便，常常在网上选一些，到自提点去取。小区里的自提点这几天关门了，就选了离小区相对近一些的这家蔬菜店。来时曲曲折折找到这家店，我心里还有些后悔，干嘛要到这里来取呢？远且不说，路也不好。

而小蔬菜店中几分钟的所见所闻，令我十分感动。这世界上，总有人在有情有义地活着。蔬菜店的刘老板是平平凡凡认真活着的人中的一个，从他的言谈举止里，能感受到他活得真诚、坦然、简单、快乐。他的蔬菜店位置不好，可是，那也没什么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

## 旧藤椅

◎ 熊聆邑

椅，老奶奶讲起了年轻时的故事，讲述着那些温暖的回忆。她开心地说：“这把藤椅可不算你捡的，既然你喜欢就当是我送你的吧。”我们哈哈大笑。

回家后，我在椅背上挂了一串小铃铛，每当微风拂过，便会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我的书房里有很多旧物，我钟情于这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旧物，哪怕它们来自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家庭。每一件旧物都是一个故事，它们静静地诉说着过去，总会让人感受到别样的温情。

曾经在一次旅行中，我偶遇了一张旧木桌。那是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一间老宅即将倒塌，木桌被遗弃在院中。它被雨水侵蚀，表面已斑驳不堪，但我却被它古朴的线条所吸引。我请求村民允许我将它带走，他们欣然同意。如今，每当我看到这张木桌，都会想起那次旅行，想起那个宁静的小村庄。

仔细想来，很多旧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价值，但时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。它能将平凡变得不凡，将普通变得独特。金钱或许能买到物质的享受，但时间赋予的，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情感与记忆。在这些旧物中，我看到了岁月的痕迹，听到了时光的低语，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。它们让我明白，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新与旧，而在于那份穿越时空的情感连接，以及它们所承载的过往与故事。

## 被冬天遗忘的角落

◎ 马亚伟

天很冷，虽是午后时分，但依旧感觉到寒气逼人。我裹了裹羽绒服，继续朝前走去。

远远看到前边的一面墙旁边伸出一枝花，红艳艳的，应该是鲜花吧？因为墙的阻挡，我看不到那里的情况。这个季节，放眼望去一片枯黄，毫无生机，连绿色都难寻，哪来的鲜花呢？那个地方不会是被冬天遗忘的角落吧？这样想着，我赶紧快走几步，去看个究竟。

原来，那枝花确实是鲜花。不过不是凌寒开放的鲜花，而是从花店里买的鲜花。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老人好像正在排练节目，鲜花是他们的道具。我的视线从鲜花转移到这群老人身上。他们看上去应该都60多岁了，有男有女，穿着戏服，有人脸上还化着妆。天这么冷，他们的脸都冻得红红的，妆容显得不自然了。

不过，他们个个热情高涨。一位高个子老太太，拿着扩音喇叭指挥着大家。看得出来，她是导演。一群人在她的带领下，时而走起来，时而停下做动作，说台词。旁边还有负责录制的老头，他的神情严肃认真，俨然专业摄像师。有的“演员”表演不到位，他们还会重拍，直到满意为止。

一会儿工夫，不少人过来围观，旁边一个人说：“这群人是在拍短视频呢，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他们拍的电影。他们都是拍那种老电影，什么《地道战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之类的，今天拍的可能是《城南旧事》。”我这才

## 冬声起

◎ 张金刚

兴奋的小伙伴儿一起奔向雪白的世界。白茫茫的大地上，滚动着色彩耀眼的男孩儿、女孩儿，“咯吱咯吱”踩出散乱的小脚印，片刻堆起俏皮的雪人。或者摇落一树积雪，“哗”，来不及躲闪的，瞬时成了“雪人”，蹦跳着，扭动着，拍打着，笑声如雪花般纷扬。

有孩子闹腾，村子便热腾腾的。打雪仗、捉迷藏、踢毽子、跳绳、挤暖……丝丝“白烟儿”伴着此起彼伏的畅快呼吸，在汗津津的额头、脖颈、掌心弥散，逗引得那些蜷缩在墙根儿晒太阳的大人们也跟着呐喊鼓励，或参与其中。

冬愈寒，与火靠得愈近。

夜校放学路上，瞅着没人，使个大胆子，抱一捆攢在路边的玉米秸秆，在空旷的地块中央点燃。通红的火苗挟着火星儿“呼呼”蹿向夜空，一团暖流催我们欢腾跳跃，手脸、腿脚、前胸、后背，都要烤到，“毕毕剥剥”的爆燃声是节奏明快的伴奏。待火渐熄，覆了沙土，温暖登程，洒下一路“嚓嚓”的脚步声、欢快的说笑声，一时搅动冬夜，又立时恢复寂静。

灶台前，玉米棒、枯树枝、柴块、白茅草、芝麻秆、烂树叶……柴火烧得倍儿旺，风箱“呱嗒呱嗒”送来风，柴草“呼噜呼噜”燃得欢，直烧得小炒“滋滋啦啦”，炖菜“咕嘟咕嘟”，配以欢快温馨的锅碗瓢盆交响曲，厨房香香的，家人暖暖的。

## 山里边

◎ 潘新日

眼的阳光，把生长其间的油菜花写进春天的序曲里，让金黄和碧绿色形成山里边的主色调，油画一般纷呈在那一方画框里。夏天，芝麻花花开小喇叭，吹奏着山村的歌谣，音符可以看得见，就是双腿沾满花蕊的小蜜蜂。还有玉米和高粱，一个满嘴胡须，一个顶着雄鸡翎，好不威风。秋天，稻子成熟了，低着头，牵着风的手，把稻香送回家里。于是，天上的弯月和地上的弯镰一起闪着寒光，把秋色收割。山上的红叶开始燃烧，那一片片的红，昭示着山里边最浓的岁月。冬天，树叶落光了，野草枯萎了，一阵阵寒风伴着雪花飞舞，到处一片洁白，到处一片寂静。小溪潺潺，涓涓细流把山里边的雪韵营造为人间仙境。此时，山里边的雪景就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一树一枝，一户一窗，山的洁白之下，树和房屋都是大自然浓妆重彩的一笔。

春天，无数的野菜滋养着山村，无数的树叶和花，新鲜的竹笋调养着村民；夏天，野树上的姑子、木耳、地里的野山菌，都是村民汤罐子

更多时光，是抱着火炉度过的。炉中煤燃得正旺，煤炉与烟筒搭成的风道，引着红的蓝的火焰“呼呼”穿过，烤得小屋暖洋洋的。炉口儿摆了一圈儿花生、瓜子、红薯、土豆，随着细细的“叭叭”声、“滋滋”声响起，缕缕香味儿飘散开来。我停下“沙沙”疾写的作业，母亲停下“哒哒”纳着的鞋底，父亲停下“哗啦”拧着的玉米，凑到炉边尽情享受这寒冬里喷香的小零嘴儿。吃罢，壶中水开了，“嘶嘶嘶”翻滚着，水汽顶着壶盖儿“哒哒哒”跳动，鼓着壶哨“吱儿吱儿”长鸣，我们倒杯水，继续各忙各的……

说是冬闲，可为了全家人的吃食，大都闲不住。村里的几盘石碾，总是忙忙碌碌，一日接一日排满了档期。“吱吱呀呀”推动碾碾，加工出细腻的玉米面、黄米面、红薯面；再挑个好天气，摆开阵势，与乡邻、族人搭伙摊煎饼，蒸年糕，炸油糕。其间，朗声说着天下大事、家长里短，或听着评书、歌曲、小戏，劳作声、说笑声在村庄里飘荡洋溢。

当沁心的冬声在耳畔再次响起时，故乡的村庄已迈入又一个冬季。刺骨的寒风刮了数十年，将我吹至中年，也将昔日故乡满是烟火味儿的冬声一点点吹进岁月深处，直至吹散吹净，无法听到。

冬声起处是吾乡！冬声起，情切切，我已心归故乡！

里的补品，劳累了半年，用大自然的馈赠犒劳一下自己，该是山里人的口福；秋天，小溪里的鱼、树上的野果、山边的野胡椒、自酿的果酒、自炒的茶叶，都是生活的填补；冬天，打开窗户，一家家燃着木炭围坐在火炉旁，谈天说地，烧着板栗、烤着红薯，陶罐里炖着肉，享受一年的收获，生活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

山里边没有电影院、没有剧场，山里人的娱乐是赶集、聊家长里短……山里边的人喜欢无垠的天空，喜欢大片的森林。山里人心野，一年四季，整个大山都是他们的，守着山、守着森林、守着小溪，天天都是新的，天天都是希望。

走出大山的人，总有一份情结，他们的心里都念着山里边的好。山里边的夏天不那么热，冬天不那么冷，黄河水绕着山流淌，平平淡淡之中有无尽的豪华和富有，那种滋味，只有山里边的人享受得到。

山里边，山里边，山里边有我们无穷的回憶。

啊，又香又甜。

冬季夜晚烤火时，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警示，如邻村胡家与刘家两户人烤火之后，没有做好灭火处理，引发了火灾，住宅化为灰烬，经众邻支援盖起茅草屋人住……父亲给我们讲得多，也特别细，让我们懂得了很多冬季烤火的安全知识，掌握了不少自救自护技能。

冬日最暖的时候，是夜晚全家围着火堆而坐。雀鸟归巢，这时煮好晚饭的母亲把灶膛还在熊熊燃烧的柴火，小心翼翼地用火钳夹起放进一个不能使用的铁锅做的火盆。吃完晚饭，大家围坐在火堆边，父亲考查我们的学习情况。母亲穿针引线，把我们穿破的衣服进行缝补。有时父母给我们讲孙康“映雪读书”、匡衡“凿壁借光”等勤学励志的故事，把我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甜美的故事伴我们度过了那些清贫困苦的日子。

个叫寿娃子的男孩力气大，他来学校时带来一根粗实的抬石头用的竹篾制作的绳子，与我们拔河，也许同学们记住了老师的招数，每次他独自与孩子们拔河时总把他弄得“仰面朝天”，孩子们在在一旁拍手称笑。

假日里，父母阻难不住，我们往往起得更早，只要听到一个叫兵胡子的小朋友在学“撵面烧馍”的鸟叫声，我们自然知道是邀约了一起到山中去寻找冰珠儿取乐，有时候到房屋附近的冬水击破冰块制成圆形做铁环转圈……早饭后，父母是要给我们安排任务的，割草喂牛呀，拾松毛做引火用呀……干活时饿了，就到空地里去寻找遗漏下的红薯，我们在空旷地上挖一个小坑，点燃枯叶，再将拾到的红薯扔到柴火上烤，并不时用小木棍拨弄翻烤。不一会儿，便飘出烤红薯的清香，拍掉表面的黑灰，放进嘴里狠咬一口，



冬日水墨画

汤青摄